

歷史與空間

三居蘇州河畔

元三

1957年8月的最後一天，我告別了年邁的父母親，告別了村中鄉親，告別了洪波奔騰的黃河，告別了伴我成長的故鄉，告別了齊魯文化的氳氳，在晏子封地晏城鎮，乘上了由京至滬的南行列車，朝着長江三角洲的方向，疾馳而去。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學習，去工作，讓青春為國為民發出閃光！我心中充滿了有生以來極為複雜的感情與思緒，離別的戚戚和希望的欣喜相交織，將去的地方的城市、環境、地理、人文，未來時間內將會遇到什麼、發生什麼，對我都是一個巨大的模糊的渾沌迷團。就像從地球奔向茫茫宇宙間的另一個星體，令我茫然、迷惘、猜測、幻想。隆隆奔馳的火車宛如一個巨大的航天推進器，將我的軀體和靈魂推向茫茫宇宙間的一個高深莫測的時空隧道中。

從天目東路的舊火車站出來，我第一次見到大批上海人，聽到一片上海話：「住宿要麼？」「上海地圖要麼？」離開老家時，我三姐把我的學費和雜費縫在我的褲袋裡。出站後，我本能地摸了摸褲袋，錢還在。又摸了一下上衣袋裡的零錢，也在。我花幾毛錢買了一張上海地圖，到站外叫了一輛三輪車，放好行李，人坐好，對着五十開外的蹬三輪車的師傅說了聲：「到萬航渡路1575號，華東政法學院。」蹬三輪的師傅應了一聲：「曉得啦，老底子叫梵皇渡路，聖約翰大學！」

三輪車沿着天目路和長壽路長驅西行，經過大自鳴鐘和曹家渡兩個熱鬧市口，已是萬航渡路了。單就這三條馬路，我同泉城的馬路私下做了對照，覺得風格不同，人多得很，路長得很，顯然，這個城市要比泉城大得多。如瞎子摸象，我只摸到一隻大象的腳。邊看邊想，如劉姥姥初進大觀園。三輪車突然停下來。定睛一看，是一個黑漆、花檯的大鐵門，門洞開着，門上方懸着一個弓形花鐵架，架上有六個大字牌，牌子上寫着「華東政法學院」六個遒勁的大字。後來才知道是著名書法家、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兼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舒同的筆跡。

華東政法學院的校園是原聖約翰大學故址。聖約翰大學是美國基督教會在舊中國創辦的大學，1879年設立於上海，初名聖約翰書院，1892年添設大學部，1906年正式稱為大學，先後設神、

文、理、工、醫等學院，半個世紀以來培養的學生遍佈祖國大地和世界各國，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個豐碑。1951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，1952年院系調整時，聖約翰的各個學院分別併入其他大學，校舍則劃歸華東政法學院。

鐘樓，原名懷德堂，後改稱韜奮堂，後又改稱韜奮樓。是一座佔地上千平方米的城堡式建築，也是聖約翰的一幢主體性、標誌性建築。樓分兩層，底層東西南三面為一般教室，北面是個大教室。二層為小房間，作學生宿舍設計的。南面鐘樓是三層建築，上設一個自動報時的大自鳴鐘。我入學時，鐘樓已改稱韜奮樓，是為紀念聖約翰校友、民主戰士鄒韜奮先生的。我的宿舍就在此樓二樓西廂房一個房間內，日夜聽鐘樓的鐘聲，樓和鐘聲，以及蘇州河中船的汽笛聲，伴隨我度過了大學時代的夜夢與幻遊。

那時，蘇州河的水是黑色的，泥也是黑色的，沒有水中生物。黑色的河水在烈日的烘烤下，散發出一股臭氣，瀰漫在校園上空，以及兩岸的居民屋舍中。實在是空氣污染的一大淵源。我的大學生活過得豐富多彩，熱火朝天。最大的缺憾，一是河水、空氣污染，日夜呼吸着蘇州河的污濁空氣，二是夜間高聲鳴叫的運輸船的汽笛聲，經常打破我夜間的清夢，夢碎神疲。

在我從業新聞工作三十二年後，1991年，因我夫人在華東政法大學工作，為了她上下班節省時間，以及方便照顧兒子，我又住到了華東政法學院校園內，住在新建不久的教師宿舍裡。宿舍樓南向，緊靠萬航渡路，過馬路就是中山公園。西向，緊貼着蘇州河。再一次與蘇州河為近鄰了。一住就是十年。

在校園裡，住着我的師長，也住着我的同屆同學，他們都是教授、系主任，乃至院長了。

每天清晨，天剛放出一線晨曦，對面的中山公園裡就開始鳥鳴，逐漸變成百鳥齊鳴。使人心曠神怡。在這裡使我業餘寫出多部著作。踏着晨露，在中山公園裡散步，鍛煉，看着各色人物，既是一種有益的運動，也是一種樂趣。

然而，使我遺憾的是，蘇州河的臭氣、汽笛夜間擾夢兩項弊端，仍不見少減。而且就在離我一百餘公尺的河岸，發現了一個裝大糞的碼頭。馬



流經上海靜安區的蘇州河及兩岸景觀。新華社

路上不斷有裝着大糞的汽車，將糞便洩在一排排的人工划的大木船上，有一些是機器船。日夜不息。路上行人盡捂着鼻子匆匆穿過。

其實，上海市於1985年就訂了計劃。上海市與世界銀行聯手，將根治蘇州河的黑臭。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一天，一位鄰居對我說，糞碼頭已拆了。我馬上跑過去察看，果然。再仔細看了一下蘇州河水，黑臭不見了，代之以淡墨水狀。

2000年，我遷居於普陀區膠州路的盡頭，住在一家紡織廠舊址上新建起來的一個容納了一千多戶居民的小區。小區名叫綠洲城市花園。我那幢房子離蘇州河岸只有幾十公尺。居住至今已十九個年頭了。十九年來，我近距離地見證了蘇州河的巨變。

今天的蘇州河，水質穩定在五類水的標準。生態系統也得到了恢復，河裡有45種魚。可是，仍然是大魚少，小魚多；對水質要求高的魚少，對水質要求低的魚多。這時刻提醒我們，河水治理仍是一個長期過程。沒有了黑臭的河水，上海人就希望在蘇州河邊上建造一個大型環休開生態公園。後來建成的蘇州河夢清園環保主題公園佔地86,000平方米，它既是環境保護的教育基地，也是節水教育的科普基地。

在蘇州河的治理過程中，拆除了沿岸碼頭，整治了環境，河兩邊建起了23公里的綠色走廊、65萬平方米的大型綠地。現在，每年端午節，蘇州河上都有龍舟比賽。

我現居的小區，綠化很好。院裡的香樟樹和馬路上的懸鈴木，還有蘇州河畔的雪松、落葉杉、廣玉蘭、白玉蘭、垂絲海棠等連成一大片綠化林地帶。招來數十種鳥類，有百靈鳥、大杜鵑、環頸斑鳩、八哥、白頭翁、喜鵲等。還有一些水鳥，如江鷗、鸕鶿等。

我的居住地是普陀區蘇州河畔。我的戶口所在地仍在長寧區蘇州河畔。我的兩地蘇州河情結，還將久遠存在下去。

書若蜉蝣

葉輝

靠背石與琰杯石

話說1964年夏季奧運會聖火運往主辦城市東京途中，同年8月經港傳遞，為本港史上首次迎來奧運聖火。港府為紀念此一盛事，將九龍城啟德機場附近一個迴旋處公園命名為世運公園，將附近街道命名為世運道；1970年12月4日，時任教宗保祿六世訪港，港府派開篷跑車接載；九龍城迴旋處現址在戰前稱為靠背石，舊日有一塊中間裂開的岩石，狀似問卜的琰杯，因而名為琰杯石，此石在戰時因日軍擴建啟德機場而消失，後人誤傳琰杯石為靠背石；日後在此處的巴士總站，在巴士司機間又稱為「靠背石總站」。

經旺角往返尖沙咀及九龍城的6號巴士路線，在上世紀20年代投入服務，其時由九巴營辦；九巴1933年獲得九龍及新界的地區專營權，6號線因而得以繼續服務；就在1936年8月16日，民國海軍砲艦「海鸞號」泊港期間因颶風擱淺於九龍城宋王台、聖山、琰杯石道，當時報紙廣泛報道，不小市民圍觀此奇景；約1939年，美國華僑赴聖山宋王台遊覽及拍攝影片，憑此尋找已消逝的記憶。

日軍於1941年12月侵港，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(Mark Aitchison Young)投降；6號線在日治初期與其他巴士路線一樣停止服務；日治政府在1942年1月10日恢復戰前6號線服務，為首條在日佔後重投服務的九龍區巴士路線，當時徵收全程收費2錢；同年10月1日日軍重陸上交通，往返尖沙咀及九龍城的路線由6號改為1號，此編號一直沿用至今。

靠背石為太子道、亞皆老街、馬頭圍道等街道之交匯處，由於上述各道路均為九龍區之交通動脈，因此一直是九龍城區的交通要塞，車流常年頻繁；在啟德機場使用期間，九龍城迴旋處即為連繫機場對外的交通，每日流量俱非常之高。

琰杯石或為成靠背石，昔日聖山附近有石似琰杯，因而得名；原有一琰杯石村，村落已毀，約在世運道北端，昔日聖山之東北，馬頭涌之西南，衙前望之西北，面臨九龍灣；舊時有琰杯石道，由馬頭涌道分出。上世紀20年代本港人口激增，當時華人紳商何啟與區德等人合資經營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，在九龍城寨外的九龍灣北岸大規模填海，新填地有120英畝，在二戰期間由日軍統治，擴建機場作軍事用途，九龍城寨之城牆及啟德海濱之住宅俱遭拆去，石塊作建造跑道之用；宋王台碑石原立於馬頭涌海邊聖山，約為啟德機場客運大樓一帶，宋王台石碑後來遷移到距離約300呎的現址；港府認為石刻宜稱「皇」，其作「王」實沿元朝修宋史之謬，旁邊街道稱為宋皇臺道，後來旁邊鐵路站亦稱宋皇臺站。



宋王台 資料圖片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禪心(九十二)

明代高僧慈山德清(之九)



滴瀟風霜
碎湘枝幹
客一響寒
中心夜似
如雨琴如玉

明代高僧慈山德清詩(之九)
素仲配畫
甲午秋日

在我接觸禪詩後，感覺禪詩一般較少涉及個人感情流露，特別是懷人之作。奇怪的是當我讀到慈山大師的禪詩時，感受到高僧亦是情有義之人，其中一首懷丁右武大參：「落葉千山雨，寒空一片雲，舉頭聊縱目，何處不思君。」又有一首有所思：「與君一別數千里，思君不斷如流水。」另外還有幾首表現出高僧愛懷世事的詩句：「祇愁人世苦，願作佛家奴。」「誰云滴水，可以穿石，孰忘忘憂，我心如織。」處處表現出高僧對塵世的深情，而又想助世人出世之願。

正直和虛心是不論任何時代的人都必須有的品格。而竹又是具有正直和虛心的特色，故而深受讚頌。雖然如今世道盛行「假、大、空」，正直或許會受到傷害，但如易經中《中孚》卦第六十一：「節而信之，故受之以中孚。」中孚就是誠信的意思，誠信為立身處世的根本。至於虛心，更不可缺，又如易經中《謙》卦第十五：「勞謙君子，有終吉。」謙謙才是君子。

詩詞偶拾

黃驍

水調歌頭·賀港珠澳大橋通車

珠水江天闊，嶺南風風清。
彩網通貫三地，粵港澳興盛。
盡攬伶仃暖洋，廣納灣區才俊，融匯見前景。
意氣當風發，圓夢赴征程。

秋潮湧，翻金穗，詠和聲。
偉人擘畫宏圖，民衆沐昇平。
更有動感高鐵，縱橫坦途飛渡，千里若同城。
華胄同歡唱，齊賦國昌明。

豆棚閒話

薛明

讀金庸的書

讀書有多種讀法。真有收效，不是快，而是精。有人整天捧書，翻書神速似風，收益甚微。

讀書不是給人的看，要關起門來「用心」去讀。

如果你是編劇，讀金庸的書，就要看他怎麼勾住讀者。當在你編劇的時候，用他的某些辦法，設置懸念，立體地描寫人物，不讓觀眾中途離場。讀過金庸的書，如果讀通了，我想就不會簡單地把人物分成正面與反面、好人與壞人。正反好壞是要分的，但不是那麼簡單地分。

如果你是寫小說的，該學學金庸的多才多藝，博學廣識。自己寫小說怎麼吸引讀者，怎樣能讓大家「喜歡讀」？那就必須適時、適當地增加知識性、趣味性。葉聖陶先生曾經寫信告訴過我：「千萬不要說你這是科學，你這是財經，你這是史地……我是搞文藝的，這與我不相干。誰

生活點滴

羅大佺

惹禍的彈弓

小時候，彈弓是我和小夥伴們最喜愛的玩具。彈弓又叫「彈錘子」，用白蠟樹的枝極製作而成。白蠟樹是一種落葉喬木，又矮又粗，樹皮縱裂，也不結果，圓錐形的葉子連牛都不吃，但樹枝上可以掛蠟包，蟲包在樹枝上長出白霉粉狀似的蠟粉，刮下來可以煉成白蠟，白蠟冰塊一樣透明，豆腐一樣厚實，生產隊統一收購去上交給國家做藥。每年到了刮蠟的時候，大人就會用彎刀把白蠟樹上那些不好刮蠟的枝極砍下來，刮掉上面的蠟粉，帶回家在鍋裡煉蠟。刮掉蠟粉的枝極扔在河邊，田埂，我們就把呈「丫」字形的枝極砍下，用削鉛筆的小刀片把「丫」字兩頭上方削個細細的小槽，小槽裡用細鐵絲繫上皮筋，皮筋中段繫上一塊皮塊，一把彈弓就這樣做成了。至於有人用木炭火將「丫」字枝極熏軟，育成半圓形狀，那就更專業更好看了，但一般人是不會做到的。

做一把彈弓，枝極好找，皮筋難尋。於是每次進城趕集時，我們就留意汽車修理廠和兵站外面，是否有丟棄不用的汽車內胎，如果有，求人家一聲，用刀片割一塊回去做皮筋。皮塊則從大人們不穿的爛皮鞋裡割下一塊即可。至於細鐵絲，把生產隊廣播喇叭裡燒壞後換下來的廣播線剪一節回去，燒熱後拉出內芯鐵絲就可以用了。那時候看到那些年齡比我們大一點的夥伴左手握住彈弓把子，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皮塊，蹙起一隻眼睛瞄準前方，慢慢使勁往後一拉，然後一放，「嗖」的一聲，一塊圓圓的小石頭飛一般飛出去，一隻鳥兒立即應聲落地，我們羨慕極了。

這樣說，誰就一定搞不成文藝。世間哪裡有不牽涉到科學、財經、史地……的文藝呢？」金庸的小說不僅牽涉到科學、財經、史地，還涉及到佛學、武功、棋術……

做個現代的寫作者，要學的就更多。當然，也可以只寫自己熟悉的，那就按經歷照實寫來。不過一本小说缺少了「想像力」，缺少了「趣味性」，還有多少「可讀性」？

讀者讀金庸，我想是一種享受。讀時可在作者設置的「迷宮」裡反來覆去地想：他的寫法與別的作家有什麼不同？可貴之處在哪裡？他寫的人物是否會「好人絕對地好」、「壞人絕對地壞」，一出現你就認識他們嗎？金花婆婆、岳不群、梅超風……貌似好壞優劣，是否讓你一眼看透真實的他們？金庸有豐富的生活基礎，古今中外的歷史知識；沒有「幾突出」的寫

小時候，山裡娃兒的願望很簡單，長大去當兵，在戰場上縱橫疆場，叱咤風雲，建立一世功名；或者像梁山好漢小李廣花榮一樣，手拿弓箭，一箭射出，百步穿楊，百發百中。至於考大學、吃皇糧、參加工作，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因為只有城市裡的娃兒才辦得到，我們村裡從來就沒有考出過一位吃皇糧的大學生。但當兵和做綠林好漢，都離不開一身好武藝，好武藝得訓練，拿什麼來訓練呢？於是彈弓成為我們最好的選擇。

原則上，大人是不允許我們要彈弓的，因為彈弓危險，傷了別人那可不得了的事情。但在學校裡看到其他同學有彈弓，我就天天纏住大哥，求他給我做一把彈弓。大哥會做彈弓，也會要彈弓，打得很準，被我糾纏不過，答應下來，一個星期後悄悄塞給我一把。大哥做的彈弓枝極結實，半圓形狀，外皮削掉，用砂布擦得光亮，皮筋彈性很好，皮塊好看。大哥交給我彈弓時被父母發現了，父母欲阻止，大哥對父母說，就讓弟弟要吧，弟弟也不小了，怎可能用彈弓去鬧禍呢？說不定哪天打隻斑鳩，還可以打頓牙祭呢。見大哥這麼說，父母不再干涉。

有了大哥做的彈弓，我彷彿有了一把手槍，一下子在小夥伴們面前神氣活現起來。看到我拿出彈弓，小夥伴們圍攏過來，爭相傳看。我把那把彈弓視作寶貝，睡覺放在枕邊，上課也偷偷從書包裡摸出來看上兩眼。然而，真正使用起彈弓來，卻不是那麼得心應手。明明看到一隻鳥兒站在樹上，我用彈弓悄悄瞄準，一彈發出去，石頭打偏，鳥

作熏陶，他是按照生活裡認識的人本來的變化去寫的。似優卻劣、似劣卻優，變化多端，捉摸不定。每個人物在不斷地變化，變得合理、可信，充滿傳奇色彩。這樣的書，當然愛不釋手。

金庸不僅會寫小說，他還是個「戲劇家」。一些平常的事，通過他的矛盾組合：激化、鈍化、再激化，情節引人入勝。一般的小說家，沒有他那些本領。

讀過金庸後，會感到很多別的小說太單薄了。有些寫作者的筆，與金庸不在同一個層面上。這就會逼着一些文人提高自己。

一生時間有限，不能浪費。選準讀哪些書，才能迅速有效地提高自己。以較少的時間，獲更大的收益。「博覽」可擴大見識；「精讀」才長進學問。如果你愛讀小說，勸你別錯過金庸的書。他的書是包羅萬象的。